

觸摸國際移動力的關鍵：留學經驗的反思

溫明麗

台灣首府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國內外學者和研究未來教育的專家們（陳超明，2013；莊坤良，2014；徐仁全，2016；黎士鳴、湯堯，2018；吳清山，2018；溫明麗，2018；Dowling, Larsen, 2004；Cameron, 2008；Festing, & Engle, 2008；Scullion and Collings, 2011；Caligiuri, 2012；Teichler, 2012；Dickmann, Brewster, & Sparrow, 2016）以及國際教育組織（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raining, 2002;）對國際移動力的研究早已蜂起雲湧，渠等從全球化和未來教育發展的動向進行分析後，提出教育應培育之國際移動力的內容，該內容存在共通性，大抵可以歸納出包括全球公民力、語文能力、專業能力、生活適應力、人際社交能力、多元文化理解與包容力、團隊合作力、創新創造問題解決力、批判思考力、數位能力、終身學習力、跨領域學習力、自主學習力等。這些國際移動力您具備了哪些？我們所培育的學生又具備多少此等國際移動力呢？

姑且不論上述能力與國際移動力是否存在相關性，也不對培養學生具備國際移動力之教育成效進行批判，也不討論國際教育或培養學生具備國際移動力的課程與教學是否能確保學生具備上述能力？但是，仍可以確定的是：國際移動力無論受全球化浪潮的推波助瀾，抑或受數位時代科技可跨越時空呈現之無邊界現象的影響，教育對於全球化或國際移動力的議題已不能再視而不見。

臺灣教育部（2011）於 2011 年即已頒佈《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扎根培育 21 世紀國際化人才》，此顯示國際移動力在臺灣的教育政策中已經受到重視，且啟動國際移動力的培育也已近 10 年，然而臺灣學生的國際移動力如何？此答案仍需透過科學方法進行分析，方能作為落實國際化教育或制訂相關政策之參考。本文並未對此進行量化或質性的研究，僅就個人留學和遊學的經驗，以及個人對國際移動力的思考，提出淺見。

無論留學或遊學的目的、期程、人數、頻率、問題、諮詢服務與政策等，均可作為探討國際移動力的變項。個人 30 年前留學英國（前 3 年就讀博士學位，第 4 年以訪問學者（Visiting Scholar）的身份參與研究）；返國後，也曾以訪問教授（Visiting Fellow）的身份返回母校（倫敦大學），進行學術與文化交流。在此期間個人曾擔任倫敦大學亞洲區的代表和倫大在臺校友會的會長，有機會接觸不少國內和國際留學生，對於留學生的國際移動力有些瞭解。此外，以訪問教授身份在倫敦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時，更參與教育哲學系討論如何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之系務會議。當時知悉倫敦大學在千禧年之後，已經考量到畢業生赴歐洲任職的全球化趨勢，因此，學校不僅在就學期間安排學生赴歐洲國家參訪或見習（其實

當時就有不同學系安排師培生的實習地不限於英國，也在法國、荷蘭、比利時、德國等地），此外，倫大也要求學生除修習拉丁與或希臘語等古典語文外，必須修習如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等現代語言。

倫敦大學所以要求學生修習現代語文，並安排學生赴歐洲國家參訪和見習，旨在鼓勵學生不僅在英國任職，也期望畢業生能在歐洲其他國家任職，此乃當時我所認知的「國際移動力」，只是當時尚未流行此名詞。當時倫敦大學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的上述安排均是強化學生具備國際移動力的具體作法。目前臺灣也有對師培生提供見習、實習和海外史懷哲服務的政策，亦是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的良策。

1999年由29個歐洲國家的教育部長簽署波隆納進程（Bologna Process），創建歐洲高等教育共同區宣言，此後分別在德國柏林（2001）、捷克布拉格（2003）、挪威卑爾根（2005）、英國倫敦（2007），以及比利時魯汶（2009）召開歐洲文化締約會議，這是繼1993年歐盟政經合作後教育文化的聯盟，可見歐洲國家強調跨國移動力的相關策略早已在上世紀末就已拉開序幕。

相較於歐盟高等教育共同區，東協（或稱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雖然早在1961年由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等國在曼谷成立，並於1967年再度於曼谷開會，同時發表《東協宣言》，且越南、緬甸、寮國和柬埔寨等國相繼加入，但東協的聯盟重點亦與歐盟的合作相類，大多偏重於經濟和人權，教育文化方面的交流仍相對較少。可見，教育的國際化比政治或經濟的國際聯盟起步較晚，培育學生具備國際移動力的政策和教學也比經濟政治的策略聯盟來得晚，因此，各國教育決策單位與教育工作者對培養學生國際移動力成果的要求也顯得有些急就章，對於具體落實國際移動力的培養也有「摸石子過河」的現象。

總括言之，教育界對於國際化的「有感度」稍顯薄弱，此亦說明教育對於國際化的「意識」相較於政治或經濟國際化的意識較不具急迫性；教育乃百年之計，其成效亦非一蹴可成，因此，縱令在數位時代，教育仍應存在其經得起歷史評斷的人文性、倫理性和審美性。相對的，政治與經濟的國際化成效比教育國際化的成效更容易、也更快速可以彰顯出來。就此言之，教育培育之國際移動力也需要彰顯各地的殊異性、獨特性和文化性，如此，透過國際移動力造成的文化交流更具意義。一言以蔽之，語言不再是國際移動力的主要關鍵，文化才是其焦點。

雖然自己留學英國3年即取得博士學位，但那絕非我的能力好，而是論文研究的主題在當時的英國還很鮮見，相對的，自己從大學起就赴臺大旁聽哲學系的課程，也在陳文團教授悉心指導下，精讀重要原典。由此可見，專業知識的底蘊

就是研究的「近側發展區」，只要專業底蘊夠豐厚，語文就非關鍵。我是師專保送生，英語不甚佳，但是用自己學到的英語表達自己的想法，理論上應足夠。有人說：日常生活可以比手畫腳，或將 3 個字變成 30 個字來表達即可相互溝通，但是學術語言不同，最好是言簡意賅，且需要有論述。語文的說和寫的確不同，所以我博士論文的答辯順利通過的關鍵因素是我的答辯，清晰表達了我的思想，尤其表達了自我的獨立思考，也適切的答覆口委的提問。此再度顯見語文並非國際移動力的「決勝」關鍵，思想更為關鍵。

1957-1979 年（台美斷交）美軍在臺期間未曾讀過英文的吧女，也能和老美溝通良好；反之，1980 年代的美加補習班培養多少托福 600 分以上的外語考試高手，這些英語托福高手到了國外有的人卻變得沉默寡言，甚至上課都難以完全聽懂，更甬說對話和提問了.....何以如此？這純粹是英語能力不佳或臺灣英語教學的問題嗎？「英語能力」真的是國際移動力的門票？我原來也認為國際化雖不是英語化，但英外語能力卻是國際化的基石。惟，現在我推翻了上述觀點。

我認為，一個人具有他人沒有且又能讓人想要擁有卻不易習得的「一技之長」比語文能力更重要。舉例言之，魔術師、演藝人員（默劇演員、舞蹈家、藝術家）等人可以無國界的環球表演，並非因為其英外語能力佳，而是其擁有的一技之長。簡言之，只要技壓群倫，則無外語文能力並無法壓縮一個人的國際移動力。記得王永慶曾說過一句話：到美國做生意不必由我聘請翻譯，因為美國人要和我做生意，他們就必須會說台語。王永慶及其企業的國際化依賴的究竟是什麼？

首先，王永慶能把生意做到國外去，此就說明其具有國際意識；其次，吧女和王永慶的實例說明一項事實：舉凡真有本事者可以懷其絕技繞著地球跑，可見只要「身懷一絕技，走遍世界變得容易」。易言之，因為一旦有了國際意識，則在其平素生活中就會關注全球事件和世界發展趨勢；若再有一技在身，則於面對競爭力和生存壓力時，不會逃避問題，且不會受限於時空，故面對的問題大多能迎刃而解。綜上所述，國際移動力最後的因素才是英外語能力。

一言以蔽之，國際意識、一身絕技及外語能力乃培養學生具備國際移動力的關鍵。就教學言之，臺灣屬島國，若欲培養學生的國際移動力，首要培養學生具有國際意識和人文素養；繼之，每個學習階段都需持續強化學生的專業知能，確保學生能身懷絕技，最後才是提升學生的英外語能力。具有國際意識和人文素養者必懂得尊重與欣賞不同文化之美，也因為具有國際意識，故更容易拓寬視野，更能念高危、思謙沖以自牧。然，若欲身懷絕技，則除了學校教育的每個階段皆需要持續以培養工匠的精神進行創意和動手做的能力外，亦需要不斷自我學習和轉化所學，用以創新；至於英外語能力的提升則應以戰略的思維，依據個人的需求和目的，以及國際場域的變化而重新定位，而不再一味視之為國際移動力不可

或缺的首要工具。

參考文獻

- 吳清山（2018）。教育4.0下之「教學學」可能面臨的悲慘際遇和教師應有的專業。載於中國教育學會（編），*邁向教育4.0：智慧學校的想像與建構*（頁1-3）。
- 徐仁全（2016）。迎向未來世界的10大必備能力。未來Family。取自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34728>
- 莊坤良（2014）。國際移動力的培養。臺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45。取自 <http://www.geat.org.tw/englishcareer/45/%E5%9C%8B%E9%9A%9B%E7%A7%BB%E5%8B%95%E5%8A%9B%E7%9A%84%E5%9F%B9%E9%A4%8A/>
- 陳超明（2013）。下一波的國民競爭力：國際移動力與跨文化思維。教師天地，183，14-20。
- 溫明麗（2018）。教育4.0下之「教學學」可能面臨的悲慘際遇和教師應有的專業。載於中國教育學會（編），*邁向教育4.0：智慧學校的想像與建構*（頁229-266）。
- 黎士鳴、湯堯（2018）。全球移動力GLOBAL模式初探。臺灣教育評論月刊，7（1），259-264。
- Caligiuri, P. (2012). *Cultural agility: Building a pipeline of successful global professional*.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Cameron, R. (2008, July). Global mobility skills: An essential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on a global stage. Paper presented at 13th Asian-Pacific decision science institute Conference 2008 2nd-5th Jul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7358527_Global_mobility_skills_an_essential_for_effective_communications_on_a_global_stage
-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raining (2002). *Employability skills for the future*. Canberra: Author.
- Dickmann, M., Brewster, C. & Sparrow, P. (2016).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A European perspective*. (3r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Dowling, P. J., Festing, M. & Engle, A. D. (2008).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anaging people in a multinational context*. London: Thomson Learning.
- Larsen, H. H. (2004). Global career as dual dependency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individu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23 (9). 860-869.
- Scullion, H. and Collings, D. (Eds.) (2011), *Global talent management*. London: Routledge.
- Teichler, U. (2012).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obility and the Bologna process.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7(1). 33-49.

